

望江文史资料

第 四 辑



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
安 徽 省 望 江 县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

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

前 言

在举国上下欢庆香港回归、喜迎党的十五大召开的热潮中,《望江文史资料》第四辑同大家见面了。她是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给 1997 年的两件大事献上的一份薄礼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“以铜为镜,可整衣冠;以史为镜,可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明得失”。在本辑资料的征编过程中,我们注重把有历史价值、有教育意义、有借鉴作用的史料收集起来,以发挥文史资料的“团结、资治、育人、存史”功能。这样,我们就会不断重温伟大祖国的光荣史、悲惨史、斗争史和苦难史,吸取热爱祖国的巨大力量,激发自己作一个无愧于祖国,无愧于先人,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。

本辑共选用 27 篇史料,分 7 个栏目,即:《烽火岁月》、《大地沧桑》、《往事追忆》、《雷池人物》、《文教史

迹》、《艺苑史踪》、《风俗人情》。这些史料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县情教育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，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。

本辑资料的问世，凝聚着县政协老委会会长和不少会员的心血和汗水，同时也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支持，在此，我们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！

我们在编辑过程中，由于水平有限，疏漏和失误在所难免，敬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、指正。

《望江文史资料》编委会

一九九七年六月

目 录

一 烽火岁月

渡江战役亲历记	孙 侃(1)
“8. 13”上海保卫战的回忆	邓志钦(8)
父亲和我与兵工厂	王佩芝(11)
中原突围回忆片断	聂仁喜(15)
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	姚玉庭(21)

二 大地沧桑

望江大地变迁	江 英(26)
“草索箍天”造福于民	帅根元、古城(46)
五四年的抗洪斗争和生产救灾	陈德霖(50)
造福子孙的花凉亭渠道	郝晓昌(59)

三 往事追忆

望江土改纪实	王积奎(63)
我进阎锡山军队的前前后后	何 杰(72)
扶家咀夺枪与江塘剿匪记略	王 平(79)
新开乡民主评议救济粮款纪实	吴器成(84)
一位私塾先生勇斗日寇的故事	李耀中(87)

四 雷池人物

- 驰名中外的魔术大师朱腾云
..... 朱新宝、詹楠生供稿、帅之文整理(89)
在抗日战争中的檀觉天先生 曹 平(92)
“二胡”的传说 詹楠生、胡振平(95)
千里寻忠骨 青史留英名 刘绍生(102)

五 文教史迹

- 灿烂的望江古代文物 宋康年(105)
忆雷池文艺社及其活动 龙健群(114)
抗日时期安徽省立望江临时小学 帅银涛(117)

六 艺苑史踪

- 京剧史话 童文豹(119)
“黎园村”小史 帅根元(124)
黄梅之乡“三门楼” 廖广生(檀子中执笔)(128)

七 风俗人情

- 赛口龙舟竞赛小记 曹 霁(132)
屈原忌辰与龙舟破水日 曹 平(135)
汪公粳的传说 曹 平(137)

封面:政协望江县委委员会办公楼

封底:武昌湖夕照

烽火岁月

渡江战役亲历记

孙 侃

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，我所在的中原野战军9纵队27旅80团，奉命由安徽省的宿州地区（我部在淮海战役中属南线战场，参加围歼国民党军队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）经蒙城、太和到达河南省的周口地区休整。春节过后，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，改番号为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（司令员陈赓）十五军（军长秦基伟）四十五师（师长崔建功）一三四团（团长段成秀）。同时召开誓师大会，执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命令：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。

1949年3月份，部队由河南周口出发，经项城、新蔡、潢川，过湖北麻城、罗田、英山到达安徽省的望江县。

阳春三月，濒临长江的望江县已是桃红柳绿，彩蝶纷飞，与北方刚有萌动春色的原野风光有很大差异，这使得我们一些北方籍士兵眼界大开，初识了祖国疆域的辽阔富饶和美丽。

望江水上练兵

当时我们部队的紧迫任务，一是寻船、造船；二是开展水上练兵，学习游泳。

由于北方缺乏江河湖泊，我们大都是些“旱鸭子”，最多只

能在水中扎几个猛子，但不到半分钟就得露出水面换气，能够“狗扒式”的在水中扒上几下，游上几米远，算是水中豪杰了，但这根本算不上会游水，更不能适应水上作战的要求。因此到达望江县的第二天，全团集合作动员，团党委号召全团干部战士克服恐水、怕水的思想，抓紧水上练兵，适应水上作战的需要。

当时全团各连战士每天都穿着衬衣、短裤集合在湖泊周围，先由懂水性的人讲解游泳姿式和游水方法，下水作示范，然后连长一声令下：“前进”！战士们便扑通扑通跳入水中，有的乱挣扎，有的呛了几口水爬上岸来，唤口气再下去，反复多次。四连有位山西籍战士，看到茫茫湖水心就跳，连长下达“前进”命令后他犹豫了几次不敢下水，被连长猛一掌推入水中。经过几番苦练，以后他不仅学会了游泳，并在渡湖比赛中成为尖兵，当了习水模范。当时团政治处曾派人采访他，他说起初对连长要“军阀”推了他一掌很有意见，不过多亏连长耍了点“军阀”，不然到今天我也不敢下水。这件事一时在全团传开。

我们司号班有6个人，原在团部，属通讯股领导。三月初从河南周口出发时我们被调到团通讯连，好让他们在南下行军时照顾我们。因为司号班都是些十四、五岁的小鬼，我被通讯股杨参谋宣布为班长，也才十四岁，另有车长河、肖英贤、毛孩、黑秃，都没有超过十六岁。号长侯六则，是从一营提拔上来的，算是班里的指导员，他的任务是负责全团的司号员，行军打仗都要跟团首长在一起。在望江县开展水上练兵，我们司号班的任务，一是学会游水，并且要像战士们一样在水中能有半个身子露出水面，一只手将军号举起；二是在水中要把号吹响，像陆地吹的一样嘹亮。

一般学吹军号需要三个来月时间，每天早晚练拨音，中间学习背号谱。在淮海战役中，每个司号员要学会跪着吹、仰卧吹，以减少战场上伤亡。现在要练水中吹号，确实是件难事。因为吹号靠的是运气，人在水中浑身上下就像被绳捆索绑，连呼吸都感到困难，再要蹙足劲将号吹响，谈何容易。有时在水中勉强吹出一个节拍，就像拳头砸在木头上，闷沉沉的音，别说鼓舞士气了，自己听着都好笑。可是为了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，再艰巨的任务也得完成。尽管当时早晨的气温还有些凉意，我们跑几圈步之后，就跳入水中练发音。早餐后学游泳，在水中一泡就是半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练习，我们都渐渐适应了环境，后来果然能在水中吹出嘹亮的号音了。

雄师渡江之夜

1949年4月21日下午，部队提前开饭，这天的晚餐特别丰盛。全班6个人，从炊事班打回了一大盆粉条烧肉，一盆白菜豆腐，还有一个盆里盛了两条大红烧全鱼，两水壶白酒。我们不会猜拳行令，只是轮流仰起脖子喝；大家都不会喝，几口酒下肚，脸就发起烧来，情绪也随着高涨起来，话也多起来。连长来向我们敬酒，我们就大着胆子问：“连长，今晚的饭怎么开得这么早？”“连长，今天吃这么好，怕有什么任务吧？您别保密了”。连长笑笑说：“你们虽然年纪小，可三个月就算老兵了，我们的规矩还不懂？！”果然饭后连部通知各班排打背包、上门板、打扫住地，然后到指定地点集合。刚从北方南下到望江时，我们先住城内，后来根据练兵需要，我们与团直的侦察连、工兵连等移到城南20多里地一个湖边的村子里，这里距

长江仍有十多里。

当晚全团集合在湖边的一片旷野里，人人心情激动，个个情绪高昂，歌子拉唱了一个又一个。一会，团长段成秀开始讲话，大意是国民党李宗仁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旨意，拒绝在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上签字，现在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命令我们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于是，旷野里口号声震耳欲聋：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！

最后团长补充说，今晚的渡江作战，我们45师紧跟44师，在江中要保持以连为建制，加强联系，谁的船快，就先打上岸去。

全团开始出发了，一上路一反过去的两路队形，变成四路前进。后来大路上队伍越来越多，有兄弟部队，还有当地支前运送粮食弹药和抬担架的民工，道路塞满了，有的就干脆走路旁的田野。我们全连变成了“八路军”，仍拥拥挤挤，走走停停。各单位都在喊自己的战士“跟紧，不要掉队”。后来，突然大炮轰鸣，前面火光一片。这时，许多人心急如焚，巴不得及早投入渡江战斗。

南岸我们要登陆的码头叫香口，是蒋军的重点防御阵地，配备有榴弹炮、山炮。但在我强大炮火摧毁下，几乎听不到对方的枪炮声，说明敌人已无力向我们还手了。一阵震天响的炮火之后，弹着点便渐渐向前延伸，喊杀声，冲锋号声响成一片。突然南岸升起几颗红色信号弹。“打上岸了！打上岸了！”大地上一片欢腾。我们急得咬牙跳脚，因为才挤到江边。这时满江桅杆林立，白帆如潮，我很惊奇，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船，又这么大，我们全连一百多人都上了船。船老大满头是明晃晃的汗珠子，打着赤膊，他也很着急。我们全连刚上齐，他就开始摇橹，

这时的南岸只有零星枪炮声了。

我们的船抵达江心，天也渐渐放亮。突然由九江方面开来了一艘敌人的巡逻艇，马达突突突的响。它向我们射来一排机枪，就被我先遣过江部队一阵重机枪加六0炮打回去了。我们的船抵岸尚有百米，蒋军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，大家不免有些紧张，它真要俯冲下来轰炸扫射，我们定会有重大伤亡。抬头看看，原来是架三个头的运输机，转一下就过去了。

同我们一起上岸的部队很多，江边显得有些混乱，各单位都在喊自己的人。我们的马恩棋副团长带着警卫员和一个参谋，见到自己的部队就向西一指：“顺路向西，追到马当去”。于是，上岸后我们没有停息，顺着公路向西跑步前进。

中午到达马当，沿途都是蒋军遗弃的衣物和书报纸张等。在马当的几座大房内，有蒋军遗弃的行军锅，灌了水的水壶，盛有饭菜的碗盘，可见敌人逃之仓促。我们仅在此地吃了午饭，就接到原路返回香口的命令。在香口，团直属队几个单位集合开会，团部陈园理政委讲了话，大意是原在长江南岸设防的蒋军刘汝明、李延年两个兵团，在我军渡江后已全部向南溃逃。我们下步任务是追击作战，直到将敌人赶下海去。

当晚没有住宿，首长讲完话部队就出发上路了。

没有想到江南天气这样易变，部队渡江后的第二天就下起雨来。

风雨进入乐平

一连几天都在下雨，我们唯一的防雨设备是渡江前每人发的一块2尺见方的黄色油布，行军时打在背包上防止下雨。

打湿被子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几天来的雨中急行军不仅人困马乏,更难受的是许多人拉肚子。到底是水土不服,还是每天吃糙米饭引起的,不得而知。可是没人叫苦,一切为了赶路追击敌人。沿途敌人在南逃时许多物资都遗弃了,可就是没有防雨用具。偶尔看到一把纸雨伞,打开一看,千疮百孔,打起不仅遮不到雨,还妨碍行军。有的人别出心裁,在路边拣一把稻草,上面扎成把子顶在头上,刚开始还遮点雨,渐渐稻草打湿了,反而成了负担,干脆一切都不要了,只有冒雨前进,过一阵将军帽取下来拧一下水,擦一把脸,戴上继续前进。当时那顶军帽是多用的:防寒、防雨、当毛巾、当饭碗。

连日的急行军又拉肚子,我们实在劳累不堪,有时走着路就睡着了,直到碰到前边人的背包上,或者走到路旁稻田里方醒。奇怪!人睡着仍然可以走路,只是不能转弯,只要路直就睡得着,跳进水田中是因为公路转了弯而造成的。当时,只要中途有短暂的休息,战士们就会在路中间、路边草地上呼呼睡一下,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了。但是只要听到枪炮声,说发现敌情了,我们又会一轱辘翻身起来应付情况。

部队边走边打,蒋军已成惊弓之鸟,只顾南逃,毫无招架之力了。大约是在过江后的7天,在景德镇附近咬上了一股逃敌,一个人冲锋上前,蒋军143师500多人很快就跪下举手投降。部队又继续南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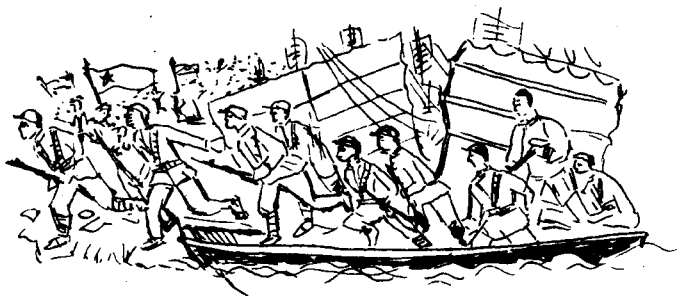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风雨中进入乐平,时间已是晚上,街道两旁有不少手执三角彩旗的群众欢迎我们,他们冒雨站在街上,还呼口号,向我们招手,端茶。各家各户将门大开,亮着电灯,门上都插有“欢迎解放军”、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三角红绿彩旗。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,住下后群众不仅送来有热水,并且很快开

饭，原来也是群众帮着做的。这白花花的大米饭，是我们从来没吃过的。事务长笑着说，这是当地商界捐献的。除当晚和第二天早晨饱餐两顿外，出发时每人的米口袋里又背了几斤。

我们司号班的小鬼们，不知为什么又归回团部了，大概是通讯连有时要执行任务，怕我们拖累他们吧。

回归团部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们又能和管理处的老红军熊凤歧管理员在一起了。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些小鬼，常给我们讲红军过雪山、草地的故事，还开玩笑把我们当他干儿子。我们没有毛巾、牙膏了，只要他那里有，拿了就走。我们之间，彼此都亲密得很！

（作者现在湖北省当阳市政协文史委工作）



「八·一三」上海保卫战的回忆

邓志钦

我叫邓志钦，望江人，黄埔军校毕业生，1937年8月13日（8·13）上海保卫战的直接参与者。今年我已是83岁的人了。屈指一算，上海保卫战（当时也称“淞沪战役”）今年已将满60周年。回忆那次保卫战，真可谓是“惊天地而泣鬼神”，中华爱国军民，奋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，震动了全世界，粉碎了日寇吹嘘“二十四小时灭亡全中国”的狂言。我的这篇简短回忆，就算是对“8·13”60周年的纪念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，发动芦沟桥事变，华北我军连日与日军激战，全国形势突然趋紧。那时，我服役于国民党18军98师294旅旅部特务排任中尉排长。18军辖4个师（11师、14师、67师、98师），军长罗卓英，98师师长是夏楚中，294旅旅长是方清，副旅长龚传文，在武汉驻防。

1937年8月上旬，上海风云突变。日本侵略者的海军陆战队强占我虹桥飞机场，当即我守军击毙日本军曹一名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8月11日，我98师奉命开进上海。连夜从汉口上船直达南京，12日晚抵南京下关登陆并立即上火车，连夜开到南翔下车。上级指示：“火车开到南翔为止，我们军队不得再行前进”。然而，我师多数战士不肯下车，要求到前线阵地跟日寇展开战斗（深恐留在南翔不能参加抗日）与敌拼命。当时，官兵们均同仇敌忾，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杀敌决心。

在南翔下车后，我们星夜步行赶上抗日最前线，一路上你追我赶，各部都抢接任务，进入防地广福、罗庙一带。该地系最重要的据点。官兵们一进入阵地，人人都是手握枪、弹上膛、雄纠纠，气昂昂。那激愤而严肃的神情，令人敬畏。

“8、13”这天的第一声炮响，便揭开上海保卫战的序幕。

敌人的兵力强大，他们集结了海陆空三军，那战役的猛烈程度，为历代军事战斗中所罕见。而我这时虽是带兵的军官，也在同一阵地，奈我们任务不同。我的职责是警卫旅部，岗位在防地第三线，自愧不能跟我们弟兄并肩战斗、冲锋陷阵、狠狠杀敌为快。

我军进入阵地初期，敌我对峙，战况相对平衡，通常激烈的战斗是在拂晓和黄昏时分。约莫数小时，枪炮声逐渐停止。白天则多是挖战壕、筑工事。阵地的生活非常艰苦，饭难充饥，水难解渴，虽有炊事员操作，但因敌机太多，白天无法供应饮食。在吴淞口，日军停有最大的航空母舰，可载飞机百余架，随时起落终日盘旋于阵地上空。他们发现有烟火处便立即投弹轰炸。所以炊事员只能在黄昏做饭，一日两餐，利用夜间一次送上阵地。幸有后方全国各省、市、县每天都有慰劳团到前线慰劳，送来大量的慰劳品，诸如炕残、烧饼、烙饼、糖果、饼干、馒头等等。我们军士们，时刻警惕着敌人，没有时间睡觉也没有时间休息。

最令人难忘的是我48军防地的罗店、金山两个据点的争夺战。8月23日拂晓，日军大将松井石根指挥4个师团的主力在罗店从北川沙口由长江沿岸登陆，我48军4个师在罗店一带坚决抵抗。敌人倚仗其兵力雄厚装备先进，运用其飞机、军舰、坦克、大炮，驱使其陆军反复冲杀；我军则坚决反击。那

战斗的严酷、火力之猛烈，不言而喻。罗店成了拉锯战的交点，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、反复数次，军士们名副其实地“与阵地共存亡”，浴血大战十余日。我军付出了巨大牺牲。201旅旅长蔡炳炎、11师团长李维藩，均壮烈牺牲。98师团长尹作干身负重伤。当时18军军长罗卓英《哭蔡旅长、李团长》诗云：“十决十荡扫虾夷，三往三来力争持。淞沪风云罗店血，大书蔡李是男儿”。9月上旬，敌人集中兵力猛攻我98师294旅588团3营守地宝山，营长姚子青率领全营官兵死守全营阵地，与敌血战七昼夜，奈弹尽无援，寡难敌众，最后全营皆壮烈牺牲，无一幸存。10月下旬，我军配备4个团的兵力，发动一次夜间反攻，终因敌人兵力多、火力强而受挫。后二日，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大场据点，我军实力难支，退出大场，18师师长朱跃华以身殉国。在整个“8、13”保卫上海战役中，我军英勇抗日壮烈牺牲的实例举不胜举。如：战斗开始第一天，88师师长黄兴梅殉难。战斗结束时，有谢晋元团副，率领一个营的兵力，死守“四行仓库”，坚不撤退。此一壮举，当时震动了全世界。为中华民族不可侮树立了楷模。11月7日，敌探悉我金山卫防务薄弱，遂乘机包围我军后方，11月12日，我军退出沪郊，上海沦陷。

保卫上海战役，相持三个月之久。我军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，但激发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精神，打击了狂妄敌人的“二十四小时消灭全中国”狂言，取得了国际上各界正义舆论对我们抗日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，其意义是重大的。

父亲和我与兵工厂

王 佩 芝

1942年12月的一天夜里，进占青阳、归仁集、金锁镇等地的日军千余人，分三路合击朱家岗（今泗洪县东北）我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。二十六团与敌激战终日，毙伤敌军280余人。残敌狼狈溃逃，我师主力及地方武装，乘胜追击，扩大战果。

在抗日根据地常常听到这样的歌谣：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来替我们造……”。从敌军手中缴获的主要是枪炮弹药，而战场消耗量最大的却是手榴弹、地雷和炸弹以及急需修理的枪械零配件，光凭缴获的战利品，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。因此，办好自己的兵工厂，是非常需要的。

常言道：锡匠的火，铁匠的烟，木匠的斧子，机械匠的钳。

我家原籍江苏宿迁县，大运河和黄河故道贯穿境内，水灾频繁。但矿产资源丰富，手工业者亦多。我的父亲和二叔都是铁匠。父亲的手艺很有名气。旧社会有“一手鲜，吃遍天（下）”的谚语。后来，全家随着父亲流动的铸造班子，来到了洪泽湖北岸大运河斜贯的泗阳县南面，在银门区谷咀乡小张庄落户，也是我1926年的出生地。这个临湖的小自然村十五、六户，只有我家是唯一的外来户。这时，我父亲仍从事铸造业，为当地农民铸造农具，颇有收入，加之又耕种了四亩薄地，粗茶淡饭，尚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当时日寇侵入苏北大地，沿大运河的

城镇都设有据点,实行“三光”政策。家中生活,日趋艰难。特别是1941年,敌军封锁交通线,禁运重要物资,炼铁用的焦炭来源断绝,铸造业被迫停产。焦炭是一种质地坚硬、多孔、热量高的固体燃料,炼铁炉需加热到 1530°C 以上高温,才能熔化成铁水。正在这困难时刻,四师九旅后勤部伸出援助之手,派两名代表来到我家,动员家父与兵工厂合作,为兵工厂铸造手榴弹和地雷的外壳,同时协助修理枪械,按计件方式付酬。当时我父亲出于爱国热忱,立即欣然同意。那时我才15岁,也随父亲在兵工厂做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。兵工厂在九旅后勤部邱部长领导下,从事军工生产。全厂职工80多人,厂长、指导员分工负责业务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。厂部管理人员不多,下设铸造(翻砂)、制药、装配和军服等生产组。我跟父亲编入翻砂组,全组十几个人,组长桂广凡,副组长张相成,他二人都是由部队中挑选来的年轻共产党员。一方面加强军工生产的骨干力量,另一方面想让青年战士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技术。我的父亲把冶炼技术视为命根子,精心地传授给我,使我很快掌握了炼铁的技术要领,例如一定要把鼓进的风,对准炼铁炉的中心点,炉风得到最多的助燃氧气,让焦炭充分燃烧,炉温很快上升到1500多度,及时把熔化的铁水从靠近炉底的出铁口流出,倒进预制的砂型。后来,我父亲年老体弱多病,不宜从事高温作业,于是,在1943年6月,领导决定吸收我为正式工人。父亲不幸于当年秋因病去世,由我接了炼铁技术班。由于我工作认真,积极钻研技术,很快成为全组技术最精的一个,被评为甲等技术工人,加之我是工人家庭出身,贫农成份等优越条件,经副组长张相成的介绍,于1944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。